

麦克白的恐惧与想象

周夏奏

《浙江学刊》2008 年第 5 期

—

一只动物奄奄一息时，
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恐惧；
一个人等待着死亡，
却有着一切惧怕和希望。

——叶芝：《死亡》

内容提要：过往学者讨论恐惧，因受亚里士多德有关悲剧定义的限制，多从观众角度切入。本文从大量莎评论著中选取昆西和奈特的两篇文章作为立论基点，就角色角度探讨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麦克白的恐惧因权欲而起，但仅有权欲，并不能导致恐惧。麦克白内心还有对荣誉的向往和对失去权力的害怕，这两点性格因素与权欲相对，但同样强烈，三者合力导致了麦克白的恐惧。这一恐惧主要表现为对失去权力以及继此而至的对死亡的恐惧，它的方式——亦是另一个原因——是想象，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班柯被谋杀后。

关键词：权欲 恐惧 想象

亚理士多德有关悲剧的著名定义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后世戏剧理论的发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论者多为此定义所蔽，只从观众或接受者的角度来谈论恐惧，对人物或角色本身的恐惧却甚少论及。

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的“遭遇”也未见多少例外。莎学研究者遵循亚里士多德古老的训诫，对麦克白本身的恐惧并未显示出太多的论述野心。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越过了雷池一步，或半步。就此问题而言，至少有两篇论文值得关注：其一为英国文学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T. De Quincey）《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 1823 年）一文，其二是英国学者乔治·威尔逊·奈特（George Wilson Knight）的《〈麦克白〉和邪恶的玄学》（Macbeth and The Metaphysic of Evil）。昆西的文章谈论了麦克白恐惧的原因，并指出有象征意味的敲门声作为麦克白“人性回潮”的标志，然而在时间上存在商榷余地；奈特提到了想象与恐惧的关系，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对于导致麦克白悲剧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英国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认为，麦克白之所以成为暴君，不过是受环境影响，适宜的机运、妻子和预言的唆弄才将其推上了犯罪的道路。哈兹里特的观点充满天才式的独到见解，却也充斥着决定论的世界观因素。他将麦克白视为善良和具美德的人物，外在的力量才使其陷入罪恶的深渊。不过，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哈兹里特提及的三点自是影响麦克白行动的因素，但并非主因。我们认为，麦克白的悲剧是因其对权力的极端渴求而起，自身的野心决定了未来的道路。

“预言的唆弄”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预言必须具有某种合目的性，才能产生效力。换言之，女巫的预言必须契合麦克白的内心欲求，才可影响其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预言某种意义上只是麦克白内心的外化。这一点，可从麦克白与班柯的比较中得出：

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

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考特爵士！

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

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

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

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

两者相较，班柯所得之预言并不缺少煽动性，但班柯并未走上“犯罪的道路”。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班柯对女巫的预言满怀恐惧，不敢确
信：“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堕入他的圈套”；其二，班柯所求，并非“地位”或“有福”：

麦克白：您听从了我的话，包您有一笔富贵到手。

班柯：为了觊觎富贵而丧失荣誉的事，我是不干的；要是您有什么见教，只要不毁坏我的清白的忠诚，我都愿意接受。

班柯对荣誉的渴求和对清白忠诚的维护，使其免受预言之蛊惑。反观麦克白，自可明白预言的唆弄之所以见效的原因。

有关麦克白野心的主要证据，自然还得检视其自身。无论是女巫的预言，还是麦克白夫人的教唆，均契合麦克白的心理；并且，许多时候，麦克白均是主动寻求他人的鼓励和支持。剧作初始，麦克白即已暗示其野心。女巫给出预言之后，麦克白先是大吃一惊，继而询问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如何得此类奇怪的消息。此处，我们需稍作停留，揣摩一下麦克白的内心。倘使麦克白是个绝对忠心邓肯的臣子，当其听到女巫甲、乙的预言之时，或许还会询问消息的来源；但在女巫丙预言其乃未来的君王后，他绝不该说“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以置信”；或者，他该怒斥女巫“妖言惑众”。然而，麦克白没有。女巫消失之后，班柯开始怀疑先前所闻所见是否幻觉，麦克白却再次提醒班柯女巫预言的存在。由此可知，麦克白内心的权欲暗流，此时已重见天日，因此他才对预言如此念念不忘。

如果说上文所述只是麦克白野心的一些反证或暗示的话，那么，当安格斯向麦克白确认考特爵士的称号并不是“借来的衣服”时，麦克白的野心就昭然

于世了：

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

两句话已经证实，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

之后，麦克白踏上了权欲的征程，也踏上了悲剧的不归路。

并且，麦克白开始主动地寻求心理支持。当权欲占据内心制高点后，在邓肯到达城堡前，麦克白给夫人写来了一封短信。麦克白夫人在读信之后，道出了她对麦克白性格的深刻洞察；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麦克白也相当了解夫人。因此，他先是告诉夫人，根据最可靠的说法他知道女巫们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此言不仅是为了坚定自己的想法，也是为了给夫人一颗定心丸——说明预言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之后，他表示自己怀着“热烈的欲望”，言外之意是：你该鼓励我，因为那些是预言，而你又了解我的性格；麦克白接着说：

“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致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去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如果先前还是暗示的话，现今已然明示其夫人该如何做了。

确实，麦克白非常了解夫人，正如夫人了解他一样。麦克白夫人下引独白深刻剖析了麦克白的性格；同时，由此独白我们也可看出，麦克白所寻求的鼓励和支持已经在夫人内心凝聚，呼之欲出：

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做非分的攫夺；伟大的爵士，你想要的那东西正在喊：“你要到手，就得这样干！”你也不是不肯这样干，而是怕干。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到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项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

麦克白是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权欲绝不是他的全部，在麦克白内心中存有一些与之相对却同样强烈的性格因素，譬如对荣誉的看重、对失去权力的极度害怕以及对继此而至的死亡的恐惧。二十世纪著名莎评家布拉德雷指出，莎剧的独特性在于不仅表现了两种道德力量的外部冲突，同时也表现了人物内心中激烈的内部冲突，这种内外结合的表现手法能够更生动全面地揭示人物复杂的思想、动机与感情。《麦克白》一剧的内心冲突即是上述两方面力量的冲突，并表现为麦克白的恐惧。

在第一幕中，麦克白经历了两次内心冲突。第一次冲突发生在麦克白考特爵士的身份被证实之后，麦克白发表了他的行动宣言：“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然而，在这之后不久，麦克白就迎来了第一次恐惧：

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开头就应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扑扑的跳个不住呢？想象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

此处，我们并未看清是什么使得麦克白如此恐惧。他后来的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事情要来尽管来吧，到头来最难堪的日子也会对付的过去的。”——也是语焉不详，只是向我们暗示了他恐惧的事实和对未来的期许。

麦克白心生恐惧，不过，此时权欲占据着内心制高点，因此他可以抑制内心的恐惧：“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曼甘所说：“麦克白的第一反应非常具有实践性；他认为肯勃兰亲王是横在他王位之路上的阶石，

因而他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在这段简短的独白之后，他有了决定：‘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他（至少在那时）坚决地踏上谋杀的征程。”然而之后，麦克白又开始踌躇：“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酖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麦克白徘徊在“to be or not to be”的情境之中，承受着恐惧的重压；由此我们亦可知，麦克白何以如此恐惧的原因。

尽管在麦克白夫人的安慰或教唆之下，麦克白最终杀了邓肯，“魔鬼世界突然被显现出来”，但是，因为麦克白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荣誉的向往，更因为这两种情感一直伴随着他，他始终不是全然的魔鬼。“人性的潮”始终在麦克白内心涌动；也因为这一点，麦克白的内心冲突不断。

麦克白的这一冲突始终在内心潜伏。德·昆西的文章论述了《麦克白》第二幕第二场第 57—74 行中敲门声的重要性。当麦克白听到敲门声时，他说道：

“那打门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点点的声音都会吓得我心惊肉跳？”昆西认为：“当谋杀行为已经完成，当犯罪已经实现，于是罪恶的世界就像空中的幻景那样烟消云散了：我们听见了敲门声；敲门声清楚地宣布反作用开始了；人性的回潮冲击了魔性；生命的脉搏又开始跳动了”。昆西此文，首开莎评史上钩隐探微之风，历来被认为是莎评史上的名篇，地位显著。但我们怀疑时间上是否存有可商榷的余地，昆西是否因为要选择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场景而把时间锁定在敲门声上呢？因为“人性的回潮”（相对于麦克白实施谋杀计划时“人性的退潮”而言）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麦克白说完“我已经把事情办好了”后，他又突然说了一句与他当时的状况很不相称的话：“你没有听见一个声音吗？”他想说“阿门”，却说不出

来，他觉得他才最需要上帝的垂恩（因为他为了获取权力遭受了恐惧的折磨）。此时，麦克白内心被掩盖的善良因子再次浮出水面，这已经意味着“人性的回潮”。

三

如上文所述，麦克白的恐惧是因为权欲和害怕权力、荣誉的失去以及失去之后死亡的可能。肯勃兰亲王和邓肯的存在是麦克白获得权力的障碍，而班柯的存在则构成了麦克白继续拥有权力的最大障碍。对班柯的恐惧实则是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无疑也是对失去之后死亡将至的恐惧。预言的阴霾始终笼罩着麦克白，它不仅告知无限的尊荣，也告知繁华之后的凄凉：

你已经如愿以偿了：国王、考特、葛莱密斯，一切符合女巫们的预言；你得到这种富贵的手段恐怕不大正当；可是据说你的王位不能传及子孙，我自己却要成为许多君王的始祖。要是她们的话里也有真理，就像对于你所显示的那样，那么，既然她们所说的话已经在你麦克白身上应验，难道不也会成为对我的启示，使我对未来发生希望吗？

班柯上述略带恐吓的话语揭示了麦克白为什么对班柯有如此大的恐惧。因此，他必须采取行动：

单单做到了这一步还不算什么，总要把现状确定巩固起来才好。我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他的高贵的天性中有一种使我生畏的东西；他是个敢做敢为的人，在他的无畏的精神上，又加上深沉的智虑，指导他的大勇在确有把握的时机行动。除了他之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恺撒罩住了安东尼的星宿。

他不能自己玷污了手却为了班柯后裔的好处，他不能为了他们而在良心上

负着重大的罪疚和不安，于是，他怂恿刺客谋杀了班柯。但是，班柯既然已经死去，麦克白为什么还无法抛下对班柯的恐惧呢？这自然还是因为预言，既然有利于麦克白的预言得以实现，那么与其不利的预言自然也可能实现。

问题是在班柯死后，在麦克白死前，现实的威胁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但麦克白还是深陷恐惧的泥淖，其原因何在？我们应该还记得麦克白在经历第一次恐惧时所说的话，其中的“想象”揭示了麦克白之所以恐惧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未及表述的观点，在《修辞学》中得到了陈述：“恐惧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恐惧因想象而起。英国学者乔·威·奈特《〈麦克白〉和邪恶的玄学》一文亦提及此点，奈特认为，“从这段讲话，我们获得了一种观念与观念迅速的互相渗透，透过阴沉暗淡的想象，从惊恐与混乱到深不可测的黑暗，空洞无有，‘把虚无的幻象认为真实’：这就是全剧的戏文要旨。”不过，奈特并未就此问题（即想象与恐惧的关系）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正是因为麦克白想象谋杀的泄漏，我们才意识到他对荣誉的渴求；正是因为麦克白想象谋杀的失败，我们才意识到他对死亡的恐惧；正是因为麦克白想象班柯鬼魂的出现，我们才意识到他对失去权力的恐惧。

然而，恐惧虽因想象而起，想象却并不总是导致恐惧，它还是对行动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在我面前摇晃着、它的柄对着我的手的，不是一把刀子吗？来，让我抓住你。我抓不到你，可是仍旧看见你。不祥的幻象，你只是一件可视不可触的东西吗？或者你不过是一把想象中的刀子，从狂热的脑筋里发出来的虚妄的意匠？我仍旧看见你，你的形状正像我现在拔出的这一把刀子一样明显你指示着我所要去的方向，告诉我应当用什么利器。

当麦克白决定谋杀邓肯而又不免踌躇之时，因为想象出一把符合谋杀心理的刀子，从而坚定了信念。然而，在杀害邓肯之后，麦克白的想象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恐惧，尽管麦克白夫人告诉他：“我们干这种事，不能尽往这方面想下去；这样想着是会使我们发疯的”，麦克白却已经深陷想象的泥潭。他不断

地想象着有一个声音在他耳畔回响：“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不要再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

在麦克白杀害了班柯之后，他内心对班柯的恐惧一再袭来，使得他的恐惧外化为班柯的鬼魂，他不停地对班柯的鬼魂发出声嘶力竭的大喊：

你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事；别这样对我摇着你的染着血的头发。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麼形状出现……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

权欲之念始终与恐惧斗争，让班柯的鬼魂一次次隐去。然而，深陷恐惧的麦克白无法仅仅凭着天性来对抗这种恐惧，于是，他只能去女巫处寻求心灵的慰藉，以便对抗恐惧：

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 最悲惨的命运不可。

其实，对此时的麦克白来说，无论是得到“最悲惨的命运”的预言，还是后来如女巫的两个预言所预示，麦克白都可以从预言中暂时获得对抗恐惧的力量。

此后，麦克白一直用幽灵的预言来平复内心不断浮起的恐惧。当复仇之军已经到达城堡之前，当他的士兵一个个逃走之时，他还是说：“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超出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作为麦克白权利征程的重要鼓励者，麦克白夫人却先于麦克白离开了尘世。这时，麦克白似乎突然猜透了人生的真意：

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蹶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

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此时，我们可以说麦克白已经逃离了恐惧，而且，使者的回报也使麦克白开始了对预言的怀疑：“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然而，怀疑终归是怀疑，当麦克白面对麦克德夫时，麦克白还是相信他的生命有魔法保护，还是坚守着他的最后一个可以相信的预言阵地：“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然而当麦克白得知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时候，麦克白就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他不愿跟麦克德夫交战了。但是，当麦克德夫叫他投降时，潜藏于麦克白内心的高贵而勇敢的天性重新复苏了，它不允许麦克白投降：

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

不论是麦克白夫人的鼓励和他从女巫处得来的慰藉，还是他做出的为扫除障碍而采取的行动，抑或是他内心与恐惧的搏斗，都无法消除他内心恐惧的情绪。当麦克白夫人死后、当麦克白知道女巫的预言被一一挑破之后、当麦克白没有了恐惧之后、当麦克德夫和军队攻城危险来到之后，麦克白恢复了冷静的头脑。经过冷静的考虑，麦克白勇敢的天性让他勇敢地面对危险：“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

麦克白死了，但是，这对他来说或许是个最好的结局。因为麦克白终于可以不再承受恐惧的煎熬；因为麦克白终于可以不用“在忧虑中进餐”，不用在使人“惊恐的恶梦的谰弄中睡眠”了。